

国学经典

韩非子

珍藏版



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晚期韩国（今河南省新郑，属郑州，郑韩古国在今天的河南新郑）人，汉族，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世称“韩非子”。韩非原为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师荀卿，韩非口吃，但他善于写作，且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法术思想，同时又吸取了他以前的法家学说，比较各国变法得失，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结合”的理论，集法家思想大成。韩非多次上书韩王变法图强，不见用，乃发愤著书立说，以求闻达。秦王政慕其名，遣书韩王，强邀其出使秦国。韩非的思想被秦始皇所重用，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今存《韩非子》五十五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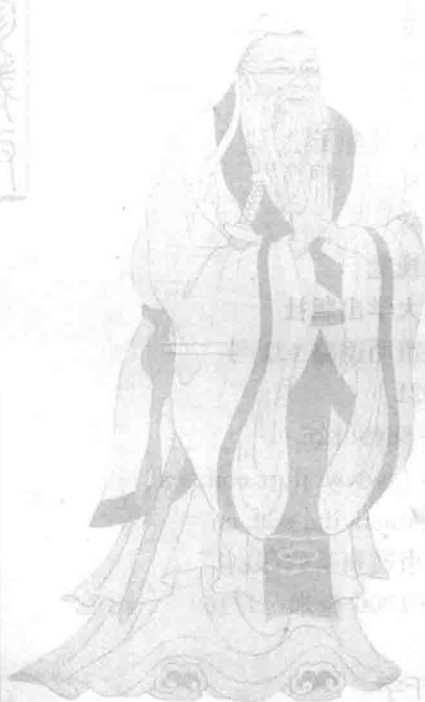


战国韩非子著

国学经典

韩非子

珍藏版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出版

吉林出版集团 吉林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非子/(战国)韩非子著.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 1

ISBN 978-7-5601-6948-4

I. ①韩... II. ①韩... III. ①法家 IV. ①B226.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4701 号

书 名: 韩非子
作 者: (战国)韩非子
责 任 编 辑: 王世林
责 任 校 对: 王世林
封 面 设 计: 揽胜视觉
出 版 发 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 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印 刷: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8
字 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 月 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1-6948-4
定 价: 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言

韩非，生于公元前 280 年，卒于公元前 233 年，是战国末期韩国思想家，法家主要代表人物。出身于韩国贵族，和李斯同师荀子。他眼见韩国日趋衰弱，曾数次向韩王上书，建议变法图治，未被采纳。于是，便写了数十篇文章，十余万字，来阐释他的政治主张。他的文章传到秦国，秦王嬴政读《孤愤》、《五蠹》等篇，极为赞赏，叹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史记·韩非列传》）当李斯告知作者是韩非时，秦王嬴政就发兵攻韩，于公元前 233 年，韩王派韩非为使入秦。秦王很高兴，这引起李斯等人嫉妒，向秦王进谗，韩非被秦王下狱，在狱中自杀。

韩非是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先秦法家各有所主，商鞅主法，申不害主术，慎到主势。韩非总结先秦法家各派的思想学说，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三位一体的法制理论。所谓法，就是把国家的法令制成条文，由官府公布，使人民知道并遵守。顺令者赏，违禁者罚，这就叫做法。所谓术，就是办法、策略，也就是君主驾驭臣民的手段。法是公开的，术是秘密的。所谓势，就是君主的地位和权力。总之，韩非主张加强君主的地位和权力，用权术手段统治臣民，所有的人一律依法行事。韩非的思想学说和政治主张，为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政权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具有进化论历史观，他把人类社会从起源到他所处的时代区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四个时期，并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和“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等进步观点，尖锐地批判了儒家复古守旧的历史观。

《韩非子》是韩非死后由其门人搜集他的著作及他人论述其学说的文章编成。《汉书·艺文志》著录五十五篇，篇数与今本一致。本书注本，清人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和今人陈奇猷的《韩非子集释》，汇编资料较为丰富。

目 录

初见秦第一	1
存韩第二	7
难言第三	13
爱臣第四	15
主道第五	17
有度第六	21
二柄第七	26
扬权第八	30
八奸第九	37
十过第十	41
孤愤第十一	56
说难第十二	62
和氏第十三	67
奸劫弑臣第十四	69
亡征第十五	79
三守第十六	83
备内第十七	85
南面第十八	88
饰邪第十九	91
解老第二十	98

韩非子



喻老第二十一	119
说林上第二十二	130
说林下第二十三	144
观行第二十四	157
安危第二十五	159
守道第二十六	163
用人第二十七	166
功名第二十八	171
大体第二十九	173
内储说上七术第三十	175
内储说下六微第三十一	199
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	220
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	246
外储说右上第三十四	264
外储说右下第三十五	287
难一第三十六	305
难二第三十七	318
难三第三十八	328
难四第三十九	339
难势第四十	346
问辩第四十一	352
问田第四十二	354
定法第四十三	356
说疑第四十四	359
诡使第四十五	369
六反第四十六	374
八说第四十七	382

八经第四十八	390
五蠹第四十九	400
显学第五十	416
忠孝第五十一	425
人主第五十二	430
饬令第五十三	433
心度第五十四	435
制分第五十五	438

初見秦第一

臣闻不知而言不智，知而不言不忠，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虽然，臣愿悉言所闻，唯大王裁其罪。

【译文】

我听说不知道情况就去论说不明智，知道情况却不去论说是不忠诚，作为别人的臣子不忠应当处死，有论说但不恰当也应处死。即使这样，我愿意把我的观点全部告诉大王，请大王判我的罪。



臣闻天下阴燕阳魏，连荆固齐，收韩而成从^①，将西面以与秦强为难。臣窃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谓乎！臣闻之曰：“以乱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顺者亡。”今天下之府库不盈，困仓空虚，悉其士民，张军数十百万。其顿首戴羽为将军，断死于前，不至千人，皆以言死。白刃在前，斧钺在后，而却走不能死也。非其士民不能死也，上不能故也。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赏罚不信，故士民不死也。今秦出号令而行赏罚，有功无功相事也。出其父母怀衽之中，生未尝见寇耳。闻战，顿足徒跣^②，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夫

断死与断生者不同，而民为之者，是贵奋死^③也。夫一人奋死可以对十，十可以对百，百可以对千，千可以对万，万可以克天下矣。今秦地折长补短，方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秦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若也。以此与天下，天下不足兼而有也。是

故秦战未尝不克，攻未尝不取，所当未尝不破，开地数千里，此其大功也。然而兵甲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困仓虚，四邻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无异故，其谋臣皆不尽其忠也。

【注释】

- ①从：通“纵”，此处指合纵。
- ②徒裊：裸露上身，此处指士兵勇猛。
- ③贵奋死：认为奋战而死可贵。

【译文】

我听说天下各国，北燕南魏，联合楚国巩固齐国的关系，收韩国形成合纵，计划向西和秦国作对。我私下嘲笑他们。世上有三种灭亡的方式，六国已全占了，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我听人说：“用混乱的国家去进攻治理安定的国家会灭亡，邪恶的国家去进攻正义的国家会灭亡，用悖逆人心的国家去进攻顺人心的国家会灭亡。”现在六国的府库不充盈，粮仓空虚，征集全国的百姓，扩充军队数十百万。其中那些头戴羽毛希望为将军战死在前线的不止千人，都说要战死。但从战斗开始，前面是利刃，后面是刑具，退却逃跑而不能死战。不是他们的士兵百姓不能死战，而是六国的君主不能使他们死战。说赏赐却不给，说惩罚却不实行，赏罚没有信用，因此士兵不能死战。现在秦国颁布法令施行赏罚，依据事定功。自从离开父母，还未曾见过敌人的人，一听说要征战，便跺脚赤膊，迎向锋利的刀刃，踩着炭火，拼死在前的比比皆是。战死和贪生不同，但百姓却愿意战死，因为君主认为奋战而死可贵。一人奋战可以抵抗十人，十人可抵抗百人，百人可抵抗千人，千人可抵抗万人，万人就能攻占天下。现在把秦国的土地截长补短，方圆数千里，名闻天下的兵士有百万之多。秦国的法令行使赏罚，地势有利，天下没有能比上的。依靠这些攻占天下，天下不能抵挡而被兼并、占有。因此秦国征战没有不得胜的，进攻没有不获取的，抵抗没有不攻破的，扩充疆域数千里，这是秦国的大功劳。但兵甲疲顿，士兵百姓困乏，积蓄耗尽，田地荒芜，粮仓空虚，四邻的诸侯不臣服，霸王的功名不能成就，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谋臣没有尽自己的忠心。

臣敢言之：往者齐南破荆，东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土地广而兵强，战克攻取，诏令天下。齐之清济濁河，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齐五战之国



也，一战不克而无齐。由此观之，夫战者，万乘之存亡也。且闻之曰：“削迹无遗根，无与祸邻，祸乃不存。”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湖、江南，荆王君臣亡走，东服于陈。当此时也，随荆以兵则荆可举，荆可举，则民足贪也，地足利也，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①。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荆人为和，令荆人得收亡国，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庙，令率天下西面以与秦为难，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一矣。天下又比周^②而军华下，大王以诏破之，兵至梁郭下，围梁数旬则梁可拔，拔梁则魏可举，举魏则荆、赵之意绝，荆、赵之意绝则赵危。赵危而荆狐疑。东以弱齐、燕，中以凌三晋。然则是一举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邻诸侯可朝也。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魏氏为和，令魏氏反收亡国，聚散民，立社稷，主置宗庙。令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国之兵而欲以成两国之功。是故兵终身暴露于外，士民疲病于内，霸王之名不成，此固以失霸王之道三矣。

【注释】

①三晋：晋国分裂成韩、赵、魏三国，所以称为三晋。

②比周：勾结。

【译文】

我斗胆进言：过去齐国南面打败楚军，东面攻灭宋王，西面迫使秦国顺服，北面击败燕国，居中役使韩、魏两国，领土广阔而兵力强大，战则胜，攻则取，号令天下。齐国的济水、黄河，足以用作防线；长城、巨防，足以作为要塞。齐国是打了五次胜仗的国家，后来仅因一次战斗失利而濒于灭亡。由此看来，战争关系到大国的存亡。况且我听说这样的话：“砍树不要留根，不和祸害接近，祸害就不会存在。”秦军和楚军作战，大败楚军，击破郢都，占领洞庭、五湖、江南一带，楚国君臣逃跑，在东面的陈城苟且设防。当此之时，用兵追歼楚军，就可占领楚国；既可占领楚国，楚民就足以归我所有，楚地就足以归我所用，向东面可进而削弱齐、燕，在中原可进而侵袭韩、赵、魏。果能如此，那就是一举而可成就霸王之名，可使四邻诸侯都来朝拜。然而谋臣不这样做，却率领军队撤退，重新与楚人讲和，使楚人得以收复沦陷国土，聚集逃散百姓，重立社稷坛，设置宗庙，让他们统帅东方各国向西来和秦国作对。这的确是秦国第一次失去称霸天下的机会了。合纵六国又紧密配合，驻军华阳之下，大王下诏击败他们，兵临大梁城下。包围大梁数十天，就



可攻克大梁；攻克大梁，就可占领魏国；占领魏国，楚、赵联合的意图就无法实现了；楚、赵联合意图无法实现，赵国就危险了；赵国危险，楚国就会犹豫不决。大王向东面可进而削弱齐、燕，在中原可进而侵袭韩、赵、魏。果能如此，那就是一举而可成就霸王之名，可使四邻诸侯都来朝拜。然而谋臣不这样做，却率领军队撤退，重新与魏人讲和，使魏国反收沦陷国土，聚集逃散百姓。重立社稷坛，设置宗庙，让他们统帅东方各国向西来和秦国作对。这的确是秦国第二次失去称霸天下的机会了。先前穰侯治理秦国时，用一国的兵力而想建立两国的功业，因此士兵终身在野外艰苦作战，百姓在国内疲惫不堪，未能成就霸王之名。这的确是秦国第三次失去称霸天下的机会了。

赵氏，中央之国也，杂民所居也。其民轻而难用也。号令不治，赏罚不信，地形不便，下不能尽其民力。彼固亡国之形也，而不忧民萌。悉其士民，军于长平之下，以争韩上党。大王以诏破之，拔武安。当是时也，赵氏上下不相亲也，贵贱不相信也。然则邯郸不守。拔邯郸，箠山东河间，引军而去，西攻修武，逾华，绛上党。代四十六县，上党七十县，不用一领甲，不苦一士民，此皆秦有也。以代、上党不战而毕为秦矣，东阳、河外不战而毕反为齐矣，中山、呼沱以北不战而毕为燕矣。然则是赵举。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蠹魏、拔荆，东以弱齐、燕，决白马之口以沃魏氏，是一举而三晋亡，从者败也。大王垂拱以须之，天下编随而服矣，霸王之名可成。而谋臣不为，引军而退，复与赵氏为和。夫以大王之明，秦兵之强，弃霸王之业，地曾不可得，乃取欺于亡国，是谋臣之拙也。且夫赵当亡而不亡，秦当霸而不霸，天下固以量秦之谋臣一矣。乃复悉士卒以攻邯郸，不能拔也，弃甲负弩，战竦而却，天下固已量秦力二矣。军乃引而复，并于乎下，大王又并军而至，与战不能克之也，又不能反运罢而去，天下固量秦力三矣。内者量吾谋臣，外者极吾兵力。由是观之，臣以为天下之从，几不难矣。内者，吾甲兵顿，士民病，蓄积索，田畴荒，困仓虚；外者，天下皆比意甚固。愿大王有以虑之也。且臣闻之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苟慎其道，天下可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纣为天子，将率天下甲兵百万，左饮于淇溪，右饮于洹溪，淇水竭而洹水不流，以与周武王为难。武王将素甲三千，战一日，而破纣之国，禽其身，据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伤。知伯率三国之众以攻赵襄主于晋阳，决水而灌之三月，城且拔矣。襄主钻龟筮占兆，以视利害，何国可降？乃使其臣张孟谈。于是乃潜行而出，知伯之约，得两国之众以攻知伯，禽其身。以复襄主之初。

【语文】

赵国是处于天下之中央的国家,是杂民居住之地,国内百姓轻率而难以使用。法令不行,赏罚不明,地形不利,不能使下面的百姓尽力。它本就处在亡国的形势下,却又不体恤百姓,征发全国百姓驻军在长平之下,来争夺韩国的上党。大王下诏击败他们,占领了赵国的武安。当此之时,赵国君臣之间相互不能亲近,贵贱之间相互不能信任。这样邯郸就会失守。秦军攻取邯郸,包抄山东河间一带,引军而去,西攻修武,越过要塞羊肠,降服代郡、上党。代郡四十六县,上党七十县,不用一兵一甲,不劳一个百姓,这些都归秦有了。代郡、上党不经战斗而全归秦有,东阳、河内不经战斗而全归齐有,中山、呼沱以北地区不经战斗而全归燕有。这样一来赵国就被占领了;赵国被占领,韩国就灭亡了;韩国灭亡,楚、魏就不能独自存在;楚、魏不能独自存在,就是一举而摧毁了韩国、破坏了魏国、挟制了楚国,向东面进而削弱齐、燕,进而打开白马渡口来淹魏国,这是一举而消灭韩、赵、魏三国,合纵也就失败了。大王本可安闲地等待着,天下诸侯一个个都跟着臣服了,霸王之名也就可以成就。然而谋臣不这样做,却率领军队撤退,又和赵人讲和。凭大王的英明,秦国的强大,放弃霸王之业,土地还没得到,竟又被将灭的赵国欺骗,这是谋臣的笨拙。再说赵国应当灭亡而不灭亡,秦国应当称霸而不称霸,天下一定凭此估量秦国的谋臣,这是一。接着竟又征调全部兵力去攻打邯郸,不但没能攻下,还丢掉盔甲兵器,战栗地退却,天下一定凭此估量秦国的武力,这是二。于是把军队带了回来,汇合在李下一带,大王又派来了援军,参与战斗而不能打败敌人,又不能撤回,军队疲困而退兵,天下一定凭此估量秦国的实力,这是三。内部估量到我国的谋臣,外部耗尽了我国的兵力。由此看来,我认为六国的合纵,差不多不难了。国内,我士兵困顿,百姓疲弊,积蓄用尽,田地荒芜,谷仓空虚;国外,六国都怀着合纵的牢固信念。希望大王切实考虑这些形势。况且我还听说:“小心谨慎,一天比一天谨慎,如能谨慎地遵循治理的原则,就可以得到天下。”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过去殷纣做天子,率领天下百万大军,左饮淇水,右饮洹水,淇水为之干枯而洹水为之不流,用如此浩大的阵容来和周武王作战。武王率领素服甲士三千,开战一天,就灭掉了殷纣的国家,活捉了纣王本人,占据他的领土而领有他的人民,天下没有谁同情他。智伯统率三家大军攻打晋阳的赵襄子,决晋水而灌城三月,城快要攻破了,襄子通过卜筮占卦来推测利害吉凶,看哪一家军队可以投降。然后派出他的臣子张孟谈,于是张孟谈偷跑出城,推翻智伯的三家盟约,争取到两家的军队来一同反攻智伯,活捉了智伯本人,恢复了案子当初的势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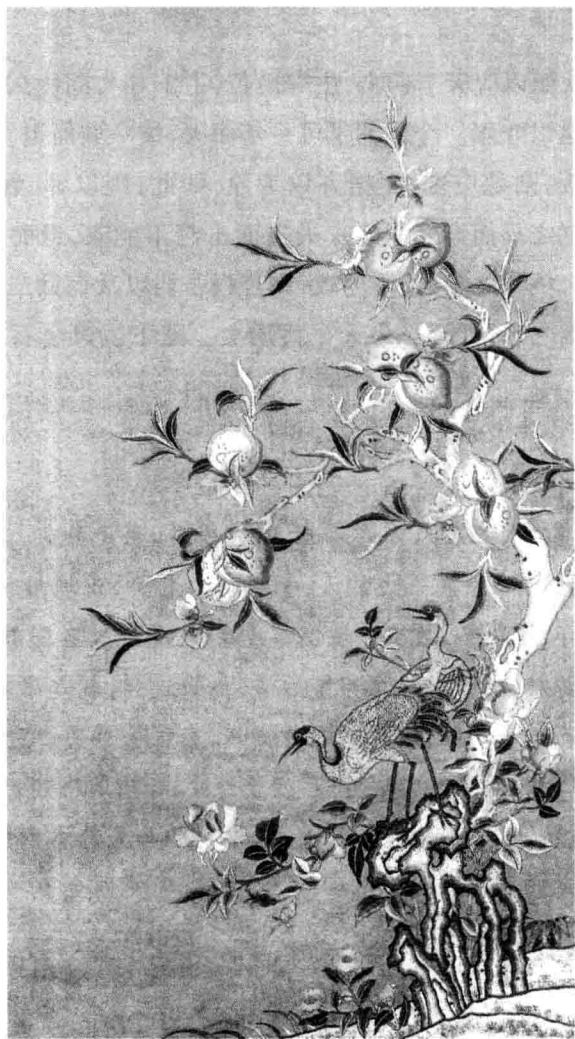
今秦地折长补短，方数千里，名师数十百万。秦国之号令赏罚，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与天下，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愿望见大王，言所以破天下之从，举赵、亡韩，臣荆、魏，亲齐、燕，以成霸王之名，朝四邻诸侯之道。大王诚听其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以为王谋不忠者也。

【译文】

现在将秦国的土地截长补短，方圆数千里，闻名天下的兵士数十百万。秦国的法令赏罚分明，地势有利，天下没有哪个国家能比得上。用这些来夺取天下，就可以兼并和占有。我冒死希望拜见大王，谈论如何破解六国的合纵，攻占赵国，灭亡韩国，使楚国和魏国臣服，齐国和燕国亲近，从而成就霸王的名声，使四邻的诸侯来朝拜秦国的计策。假如大王听从我的计策，一举不能破解合纵，不能占取赵国，不能灭亡韩国，楚国和魏国不能臣服，齐国和燕国不来亲近，霸王的名声没有成就，四邻的诸侯不来朝拜，大王就把我杀了示众，把我当做不能忠诚替大王谋划的人。

存韩第二

韩事秦三十余年，出则为扞蔽，入则为席荐。秦特出锐师取韩地而随之，怨悬于天下，功归于强秦。且夫韩人贡职，与郡县无异也。今臣窃闻贵臣之计，举兵将伐韩。夫赵氏聚士卒，养从徒，欲赘天下之兵，明秦不弱，则诸侯必灭宗庙，欲西面行其意，非一日之计也。今释赵之患，而攘内臣之韩，则天下明赵氏之计矣。



【译文】

韩国侍奉秦国已三十多年了，在秦国的外交上就像臂衣和车帷，在秦国的内政上就像席子和坐垫。（屈居在下供秦国使用。）秦国只要派遣精兵进攻，韩国就会追随，因此与诸侯结怨深，但获得的利益却归秦国。而且韩国要对秦国进献贡品，尽到自己的职责，和秦国的郡县没什么不同。现在我私下听说贵臣的计策，想兴兵伐韩。（但大王可否知道，）赵国集聚士兵走卒，收养合纵的人，想要联合六国的军队，四处宣扬如果不削弱秦国的诸侯一定会被灭亡，要向西进攻秦国实行它的计划，这不是一时的计划。现在放下赵国这个祸患，却要除去像内臣一样的韩国，六国就会明白赵国的计策了。

夫韩，小国也，而以应天下四击，主辱臣苦，上下相与同忧久矣。修守备，戒强敌，有蓄积，筑城池以守固。今伐韩未可一年而灭，拔一城而退，则权轻于天下，天下摧我兵矣。韩叛，则魏应之，赵据齐以为原，如此，则以韩、魏资赵假齐以固其从，而以与争强，赵之福而秦之祸也。夫进而击赵不能取，退而攻韩弗能拔，则陷锐之卒，勤于野战，负任之旅，罢于内攻，则合群苦弱以敌而共二万乘，非所以亡赵之心也。均如贵臣之计，则秦必为天下兵质矣。陛下虽以金石相弊，则兼天下之日未也。

【译文】

韩是小国，而要对付四面八方的攻击，君主受辱、臣子受苦，上下相互同忧共患很久了。修筑防御工事，警戒强大敌人，积极储备物资，筑城墙，挖城河以便固守。今若伐韩，不能一年就灭国。攻克一城便要退兵，力量就被各国看轻，各国就将打垮秦军。韩国背叛，魏就会响应，赵靠齐作后盾，如果这样，就是用韩、魏助赵，赵再借齐来巩固合纵，从而与秦争强，这是赵国的福气，秦国的祸害。进而击赵不能取胜，退而击韩不能攻克，那么冲锋陷阵的士兵疲于野战，运输队伍疲于军内消耗，那就是集合困苦疲劳的军队来对付赵、齐两个大国，这是不合灭韩本意的。全按贵臣的计策行事，那秦国必定成为各国的攻击目标了。陛下即使同金石一般的长寿，那兼并天下的日子也不会到来的。

今贱臣之愚计，使人使荆，重币用事之臣，明赵之所以欺秦者；与魏质以安其心，



从韩而伐赵，赵虽与齐为一，不足患也。二国事毕，则韩可以移书定也。是我一举，二国有亡形，则荆、魏又必自服矣。故曰：“兵者，凶器也”，不可不审用也。以秦与赵敌，衡加以齐，今又背韩，而未有以坚荆、魏之心。夫一战而不胜，则祸构矣。计者，所以定事也，不可不察也。韩、秦强弱在今年耳。且赵与诸侯阴谋久矣。夫一动而弱于诸侯，危事也；为计而使诸侯有意我之心，至殆也；见二疏，非所以强于诸侯也。臣窃愿陛下之幸熟图之。夫攻伐而使从者间焉，不可悔也。

【译文】

如今我的计策是：派人出使楚国，厚赂执政大臣，宣扬赵国欺骗秦国的情况，给魏国送去人质使其心安，率韩伐赵。即使赵与齐联合，也是不值得担忧的。攻打赵、齐的事完了后，韩国发一道文书就可以平定的。这样，秦一举而两国成灭亡之势，而楚、魏也一定自动顺服了。所以说“武器是凶残的东西”，是不可不慎用的。拿秦和赵抗衡，加上齐国为敌，今又排斥韩国；而没有用来坚定楚、魏联秦之心的措施，这一仗如果打不胜，就会构成大祸了。计谋是用来决定事情的，是不能不深察的。究竟赵、秦谁强谁弱，不出今年就分明了。再说赵国和其他诸侯暗地谋划好久了。一次行动就示弱于诸侯，是危险的事；定计而使诸侯起心算计秦国，是最大的危险。出现两种漏洞，不是强过诸侯的办法。我希望陛下周密考虑这种情形！攻伐韩国而使合纵者钻了空子，后悔是来不及的。

诏以韩客之所上书，书言韩子之未可举下臣斯。臣斯甚以为不然。秦之有韩，若人之有腹心之病也，虚处则骇然，若居湿地，著而不去，以极走则发矣。夫韩虽臣于秦，未尝不为秦病，今若有卒报之事，韩不可信也。秦与赵为难，荆苏使齐，未知何如？以臣观之，则齐、赵之交未必以荆苏绝也。若不绝，是悉赵而应二万乘也。夫韩不服秦之义，而服于强也。今专于齐、赵，则韩必为腹心之病而发矣。韩与荆有谋，诸侯应之，则秦必复见崤塞之患。非之来也，未必不以其能存韩也，为重于韩也。辩说属辞，饰非诈谋，以钓利于秦，而以韩利阉陛下。夫秦、韩之交亲，则非重矣，此自便之计也。

【译文】

把韩非上的诏书中所说的，韩国不能攻取的论说传达给臣子李斯，李斯认为他说的不对。秦国让韩国存在，就像人有心腹疾病一样，平常就很难受，假如居住在潮

湿的地方,就附着在身上不能去除,快跑就会发病。韩国虽然臣服于秦国,未尝不是秦国的心腹疾病,现在假如有突然禀报的事情,韩国是不能相信的。秦国和赵国对抗,荆苏出使齐国,不知道结果怎样。在我看来,齐国和赵国的关系未必会因为荆苏而断绝;假如不断绝,就要出动整个秦国的兵力来对付两国。而韩国并不是臣服于秦国的道义,而是臣服于秦国的强大。现在秦国集中兵力对付齐国和赵国,韩国必定会成为心腹疾病而发作。如果韩国和楚国谋划进攻秦国,诸侯群起响应,秦国一定会再次看到兵败峭塞的灾患。韩非来到秦国,未必不是想使韩国存在从而求得韩国的重用。巧辩连篇,掩饰欺诈阴谋,从秦国钓取利益,以韩国的利益窥探陛下的心意。秦国和韩国交往亲密,韩非就会重要,这是使他自己获得便利的计谋。

臣视非之言,文其淫说,靡辩才甚。臣恐陛下淫非之辩而听其盗心,因不详察事情。今以臣愚议:秦发兵而未名所伐,则韩之用事者以事秦为计矣。臣斯请往见韩王,使来入见,大王见,因内其身而勿遣,稍召其社稷之臣,以与韩人为市,则韩可深割也。因令象武发东郡之卒,阙兵于境上而未名所之,则齐人惧而从苏之计,是我兵未出而劲韩以威擒,强齐以义从矣。闻于诸侯也,赵氏破胆,荆人狐疑,必有忠计。荆人不动,魏不足患也,则诸侯可蚕食而尽,赵氏可得与敌矣。愿陛下幸察愚臣之计,无忽。

【译文】

我仔细看了韩非的论说,他文饰那些鼓惑人心的花言巧语,用华丽的说辞,才华横溢。我担心陛下被韩非的论说迷惑,顺从他盗取利益的心思,而不详察实情。现在依照我的愚见:秦国起兵但不说明要讨伐的国家,韩国的君主就会制定侍奉秦国的计划。我请求前去拜见韩王,使他来参拜大王,大王接见后扣留,不使他返回,然后召见韩国的大臣,用韩王和他们做交易,韩国的土地就可以大量割取。然后下令让蒙武征发东郡的士兵,陈列在国境但不说明要去哪里,齐国会因惊恐顺从荆苏的计谋,这样秦兵不用出动,强劲的韩国就会因为威势而驯服,强大的齐国就会考虑利害而服从。诸侯听说后,赵国就会胆战心惊,楚国狐疑不决,定会产生效忠秦国的心思。楚国不妄动,就不用担忧魏国,各诸侯国就可被蚕食尽,我们就可以和赵国对抗。希望陛下明察我的计策,不要忽略。

秦遂遣斯使韩也。李斯往诏韩王,未得见,因上书曰:昔秦、韩戮力一意以不相

